

J
10(7)1
4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舊書
第

刊新作創

影 翦 人 文

著 深 景 趙

子
和
1955.4.11





迅 魯

新
口
強
天
化

田
漢



田漢



巴
川
金



茅
盾

玲 丁





胡安徵
適



夫達郁



陳子展

深 洪



汪 叢
泉





蘇雪林

虞廣子



王統照



沈從文



黎錦明



鄭振鐸

葉紹鈞



徐調孚



傅東華

謝六逸



三友・職社

李有年



艾先菱



朱大枋



錢君甸



洛鼎堯



滕沁華



錢歌川

文士三劍客

施 藝 存



杜 衡



戴 望 舒



張 天 翼



焦 菊 隱

徐 霞 村



序

我自己頗喜歡這一本小書，勝過以前所刊行的小妹（一九三三）和瑣憶集（一九三五），因為這裏面有我夢幻一般的歡樂。每次我寫一篇記事，就要重溫一次過去的友誼的夢。我不把牠當作文壇消息之類來看待，我是百分之百的以嚴肅的態度寫下來的。其中記黎錦明、葉鼎洛、焦菊隱、孫福熙的四篇都可以算作絮語散文。

自然，我得感謝六逸、禹秋、拂霞、許瑾和稚勳，沒有他們的催促，要我寫文人印象刊在立報、大晚報、十日雜誌、文藝大路和上海

報上，我或許不能很快的出這第三本小品文集。

這一本一共記了四十四個作家，另有一些朋友已經在前兩本裏記過了，也有一些我所認識而不會記的；本想續寫下去，因為興致已闕，所以便擱了筆。還有幾篇寫景和感時的小文，想收到第四本小冊子裏去。我有意寫小說和詩，結果只留下一本爲了愛和一本荷花。我無意寫小品文，因了各刊物的邀約，却「奉命執筆」的得到三冊的收穫。或許爲了小品文是對於老實人的最方便的一種文體吧？我希望出第四本時，能夠寫出比前三本滿意一點的文章。

趙景深。

目次

1. 魯迅	一
2. 茅盾	二
3. 郁達夫	五
4. 葉紹鈞	七
5. 王統照	九
6. 巴金	一一
7. 丁玲	一三
8. 沈從文	一七

9	鏡天象	三
10	蘇雪林	三
11	蒙錦明	三
12	葉鼎洛	三
13	文士三劍客	三
14	職社三友	四
15	曾氏父子	四
16	田漢	四
17	洪深	五
18	李健吾	五

24	胡適	六一
25	于廣虞	六三
26	焦菊隱	六五
27	錢君匋	六七
28	孫福熙	六九
29	徐霞村	七一
30	徐庶南	七三
31	林語堂	七五
32	徐祖正	七七
33	錢歌川	七九

影 蔣 人 文

洪爲法	九一
鄭振鐸	九五
傅東華	九五
謝六逸	九七
阿英	一〇一
汪霞泉	一〇三
陳子展	一〇九
徐調孚	一一三
王禮錫	一二九
成仿吾	一三三

魯迅

最早介紹魯迅的吶喊給我的，是我的朋友襄我，那時他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裏，與一鳴同住。我將赴湘，從天津路過北平，便在夜色迷濛中去訪問他倆，他倆借着美孚油燈的光把我送到他們的小屋裏。棹上正放着一本大紅封面印着黑字的書，襄我滿口稱讚的說：「這是北京大學一個教授作的，剛剛出版，寫得很好！」我看他在書上畫滿了鉛筆線條，便知他對此書是用心看了的，從此在我小小的心上，除了冰心葉紹鈞王統照等名字外，又添了一個魯迅。當晚我們三個人

就在蚊蟲襲擊中搶着看這本書，一直看到夜深，這已是十幾年前的
事了。

我第一次見魯迅是很冒昧的，那時他在廣州中山大學，我爲了一個萍水相逢的朋友的請託，在一個大清早起，攪擾了他的好夢。後來在上海又見了幾次面。爲了一個傳說故事的問題，我曾去訪問過他一次。他的景宋是我姑母在天津女子師範的同班同學。

他對於小說的翻譯重信而不十分重達，我則重達而不十分重信，可是現在他的譯文也重起達來，而我也覺得不十分重信是不大對的了，雖然我已經很早就擱下了翻譯的筆。

茅 盾

不會見過茅盾的，會以為他是一個高大的漢子，否則不會寫出幻滅、動搖和追求這偉大的三部曲。你見了他，會以為看錯了人。我已經是個矮子，他比我還要矮，並且小。爲了歷年執筆的辛勤，背已駝駝，近視眼鏡的程度比我也深得多。這樣一個矮小的人會產生這樣轟動文壇的傑作，誰也不會相信！但他有的是一顆熱烈的心，這顆心的崇高廣大是我們所不能看見的。

他說話很緩慢，像是要糾正他自己略微的口吃。大的腦子，帶着

沈思的說着話。

他那流利的譯文是我所喜歡的。如雪人，如他們的兒子和一個人的死，都使我讀起來如讀創作。

他喜歡弱小民族的文學，時常報道這方面的音訊；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這五年間，我是他的最忠實的跟隨者。我繼續他的工作，一切世界現代作家的譯名都以他所譯的為標準。

郁達夫

達夫喜歡文學，因此，也喜歡看文學作品編成的電影；這與我有同嗜。我們只要看他的達夫日記集中屢載看文藝電影的紀錄，便可相信。爲了這種癖好，甚至連極小的戲院也要設法尋覓着進去觀光的。

有一次我到武昌路的武昌大戲院（這戲院早已停業了）裏去看賈克珂根主演的賊史，原作者是英國大小說家狄更司，湊巧就遇見達夫和他的映霞坐在後排。我照例是戴着不大合光的近視眼鏡到不大有人坐的最前面幾排去。就在那一天，奧迪安影戲院（現亦停業）也開演狄更司的

變城記，我問達夫去不去繼續連看，他搖了搖頭，可見當時我的熱狂比他還要高。我甚至把看過的文藝電影說明書按照作者姓名的第一字排列起來，夾在一本講義夾裏，約有百張左右。但是，這興趣維持到三年前我就停止了，因為一來我預備專研中國文學，二來文藝作品所改編的電影每與原作不相符合；我看電影的本意祇是爲了偷懶，好像看過電影以後就可以不看原書了。這怎麼行呢！所以我的第二個偷懶的主意是希望有一個合於我的理想的劇院，把歐美的戲劇一一作系統的介紹，例如易卜生上演上個把月，蕭伯納演幾個星期。不過這樣的理想也祇於是理想罷了，事實上我們還是不能不躲在書齋裏看劇本，在腦子裏吃力的幻想看幾個人的對話和動作。

葉紹鈞

我第一次與聖陶（紹鈞字）通信，是在他與劉廷陵在中華書局刊行詩雜誌的時候。他的覆信字跡恭正，措詞謙抑，直到現在還是如此。我們看他代編小說月報，主編婦女雜誌和中學生，幾乎沒有一次不用全力來對付的，一切瑣碎的事，甚至校對，都由他自己動手。投稿人有信給他，如果是必需答覆的，他也親自寫回信去。他的字跡圓潤豐滿，正顯出他那謙和而又誠實的心。他寫小說很慢，每每一個短篇斷斷續續地每天寫，要寫上一個多星期，方纔寫得完。這些都可看出

他做事不苟且的態度。

他是以小說著名的，初期作品如隔膜、火災等，以寫兒童與小學教師者為多；自己有這樣的生活體驗，所以寫得很成功。他的散文也寫得不錯，較近的脚步集，言之有物，在思想上比劍鞘邁進了不少。詩是失敗的，也許有意境，可是沒有音節。

他與你見面時，雖是沉默，却不使你感到局促，因為你可以在他這部位停勻的臉上讀出他正準備着用十二分的誠懇來聽受你的宏論。

王統照

統照家住青島，難得到上海來，一年最多祇到上海兩次，我總是在振鐸所宴請的筵席上看見他。

在文學研究會的一羣中，寫小說最用力的要算王統照，其他如羅黑芷、茅盾、葉紹鈞也都長於刻畫。惟茅葉在刻畫中尙有其流利，羅王則不甚活潑。在藝術價值上另爲一事，在廣大的讀者羣中，似乎喜歡茅葉者多於王羅。

黑芷已經逝世數年，紹鈞也不大發表小說，茅王則仍舊繼續努

力。幾乎被遺忘了的統照，現在又重新喚回他的讀者，他的長篇，他的詩這時代都在人們的口頭談着。大約現在的統照，可算是在文學上劃了一個新生的時期，作風怕與以前有不同的地方了吧？

他頗有北平的學者風，說話時聲音很低，帶點思索的迂緩，很有禮貌，如果你與他說話，你會油然而起一種敬重他的感覺。

巴 金

巴金是我的同鄉，但我與他見面甚少，偶然在街頭遇見，略談即行分別。見面時間稍長的是朱雯與羅洪兩夫婦的新婚之宴，那一天的賀客還有沈從文施鰲存諸兄。

巴金很沈默，我總覺得他的面孔是掛下來的，難得看見他的笑容，你猜不透他在想些什麼，這與他的小說中熱烈的情緒是完全相反的。

今年夏天，我為了一個小朋友對於巴金的小說的喜愛，也引起了

讀巴金的興趣，差不多除去每日辦公四小時外，其餘的時間有一個整月完全用在讀巴金上面，我把讀後所得，寫了一篇巴金論。寫完之後，本想見一見他，問他一些我所不能十分確定的猜測，例如：玫瑰花的花香是否春天裏的秋天的改作，霧是否曾受茵夢湖的影響，還鄉、月夜與農民的集會是否同一背景，母親是否有李鳳鄉的影子。但不知怎的，我有點不敢去看他。或許是爲了不慣於相見時的沉默吧？

丁玲

丁玲女士不知尙在人間否？這使我很懷念。

我認識丁玲，是在一九二八年，這時她和沈從文、胡也頻、徐霞村、黎錦明、康嗣羣都住在上海福生路的儉德儲蓄會。我是由胡也頻的介紹纔認識她的。而我認識胡也頻，則由於他的鬼與人心（劇本）要在開明出版，而由我介紹之故。起初，他們有思想自辦文學刊物，給遠東圖書公司出版，約我也做發起人之一，這是第一次見面的原因。

丁玲長得很胖，並且很和藹，說起話來總是帶着微笑。她是湘西人，她的口音與我們四川差不多。當時她的沙菲女士的日記還沒有在小說月報發表，我對於她很是漠然，只知她與胡沈很要好而已。後來遠東的刊物沒有成功。但以徐霞村爲主編的復旦書店的鎔鑪總算是實現了這個計劃，丁、沈、胡都拿出他們的力作來發表，雖然只出了一期。

後來我就不時和他們會面，而他們的著作也與會淋漓的寫了許多。先在中央日報副刊出紅與黑，以後又在人間書店出人間，在紅黑書店出紅黑。人間約出了兩三期，紅黑則出了十幾期，都是十六開本的。她和從文也頗對於文藝運動的熱心，於此可以想見。

記得有一次我和許多朋友在款宴以後到丁玲也頻所同居的家裏去。他們倆同住一個前樓，淡紅色的窗帘已經拉了上來，隨風飄着。一張寫字檯斜放在右側，與兩壁成三角形。一個書架，一張西式的牀。大家吵吵鬧鬧，談談笑笑，還又了四圍麻雀。彷彿記得是也頻參加的，丁玲在旁邊看。

又有一次，霞村約我去看丁玲，似乎那時也頻已經先到山東濟南救書去了。那時，丁玲住在一個人家的後樓。時候是冬天，爐子裏正生着火。丁玲正在藍澄的檯燈下寫小說。我一看不覺大爲驚訝，怎麼她的字這樣像沈從文呢？可見他們三個人是多麼要好。這三個火鎗手就猶之戴望舒、施蛰存、杜衡一樣，永遠是最密切的朋友。所以丁

玲連字也寫得和沈從文一樣。當時記得又來了一個女朋友看了玲，於是玲放下了筆，我們四個人圍爐而談。玲拿出蘋果來給我們喫。當時玲的牀上放着杜衡所譯的王爾德的道靈格來的畫像，大約她正在耽讀這位唯美文學家的傑作吧？

從這次會晤以後的不久，就聽說玲也到濟南教書去了。從此便與玲很少會晤，她回到上海來，我只在街頭偶然遇見一次。爲了她的著作，她曾來看過我兩次。這時她已轉變了方向，早把王爾德拋棄了。不想在胡也頻死後，她又以失蹤聞。我一方面崇拜他們倆勇往直前的精神；一方面又爲我自己慚愧，我是多麼渺小、庸碌而又懦怯的人呵！

沈從文

沈從文

從文是多產作家，却不是濫產作家；他的小說寫得又多又好，這是在朋友們口中時常聽到的。一件很小的事情，他可以很細緻的寫上萬把字，寫得那樣的迂迴曲折，真虧他的！也許文字上不十分流暢，偶然也故意省掉一兩個字，但牠使你看起來反覺有橄欖的澀味，比那完全甜味的更能長留於齒頰之間。他取材的範圍也很廣，有湖南的蠻苗生活，也有從軍的士兵生活，他的生活環境和經驗比我們的複雜多了。

他有的是靜默，你見了他不會覺得燥熱，有燥熱也會因為遇見他而消掉。當你第一次見到他，他以微笑的寒光望着你，你或許會覺得他的眼睛給你不安——但只這一次，說不定他想把你當作模型寫進他的小說裏去。以後你如果遇見他，那末他的眼光給與你的不是冷，却是涼爽了。

我住在上海的第一年，還能寫一點較有情趣的信，成家以後，家累日重，寫信每每變成辦文牘。但在我第二次結婚前後我與從文却通了不少並非文牘的信，枯樹居然也開了花。此後又因同是寫作現代中國作家的評論文字的緣故，使得我們的友誼很快的接近。在一個黃昏，他和他的妹妹岳萌的來訪，這情景我是至今還記得的。他好像

是穿了一件醬色的嘩嘩長衫，手的輕揚，口的微啓，每一個舉動都是文雅的！岳萌很矮小，羞澀的低着頭，朦朧的夜色掩住了她的面容。她不大說話。也許這是第一次會晤的緣故吧？

現在從文已經結了婚，他的太太張兆和和以前在中國公學文學系讀書，是他的學生，也是我的學生，曾聽過我的小說原理和現代世界文學。因此我和從文的關係又密切了一層。我寫信常問候到他的兆和，兆和也附筆問候我。有一種刊物上曾談到我第一次點名時總是低着頭，點到兆和特別抬起頭來望望，這事情是有的；因為兆和以前常到北新來玩，與我的內姪和內姪女很熟，我的妻也早就認識了她，所以我也想認一認這個孩子。

從文是可親近的，不是細緻的人決寫不出那樣細緻的小說！

張天翼

不曾看見那人，要想像他的面貌，每每是靠不住的。張天翼這名字使我想起了張天師或張翼德甚至蛇蝎美人的演出者最後的張翼，於是我把這名字與絡腮鬍子連在一起。誰知在一個夜宴裏見面之後，竟與我所想像的相反，他根本沒有鬍子，更無從絡腮。雖不十分美麗，但却帶了一種可愛的瀟灑的風度。他那種略昂着頭把頭髮搖到後面去的神情，使人感到如看見秋水澄波一樣。

席上有人稱讚他的蜜蜂，又有人說他的短篇小說比長篇小說好；

可是他說，他正想努力寫作長篇。最近他在暨南大學講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誠懇的向阿英詢問關於甲午以後的史料。

席間他說了兩個笑話。聽說他所寫的人物好多是使人發笑的，這正顯示了他的特長。他曾替我所編輯的青年界寫過一篇皮帶，那也是一幅極好的戲畫。

蘇雪林

因爲雪林喜歡談談中國古代的純文學，又時常論到現代的中國作家，與我走着同一個方向，就引起了我對於她的著作的注意。如李義山戀愛事蹟考，如蠶魚生活，我都細心的讀過。她用綠漪的筆名所寫的創作我却至今還不曾得着機會全部閱覽。而她最近的唐詩概論我却在春遊的軍中看完了。這與雪林以前的兩本著作一樣都有她自己的意見，不是人云亦云的雜湊，例如敘唐詩的分期，每期找出一個或幾個啓導後期的詩人來，以證明詩的傾向不是突然而來的，元白以前有

杜甫，溫李以前有長吉均是；又如皎王維善寫光線變動，比之於法蘭西的印象派；復如錢盛唐詩人好些是假隱士等均是。

我爲了青年界微稿，與她通了不少的信，但會見却祇有一次。我聽說雪林到北新來看小峯，剛剛辭別出門，我便搶了出來，好像攔路似的，冒昧而且急促的向她說：「我叫趙景深。我把你的陸放翁評傳選到我的初中國語裏去了，篇後該有一個作者小傳，想仿英美的例，在人名下填上生年，請問您多大年紀？」聽說無論在中國或西洋，到不大問女子的年齡的，中國的舊女子把年齡看得很神祕，西洋的女子不願意人家知道這個，但是素來不懂禮節帶着稚氣的我終於這樣齒非的問了。她把年齡告訴了我，可是囑我不必寫上。這僅有的一次會

見，現在想起來自己都有點好笑；在道會見以前，並不會通過信。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我願盡識天下文士的宏願了吧！

黎錦明

在城市裏住厭了，就想到鄉間去住。這憧憬愈變愈大，在心裏擴張開來，幾乎爆裂。但我終於如願以償，雖然這機會是碰上的。起初我以為廣東是像童話無貓國裏大男所想像的那樣，滿地都鋪了金磚，俯拾即是；海豐既屬於廣東，當然也是「錦繡天」了，誰知一到海豐，方知道縣城是與鄉下差不多的；除了極短的一兩條新修的馬路以外，其餘全是田野。也好；我不是想要看一看鄉間麼？那末，就讓我來體驗一下吧。

是一九二七年的初春，我乘着山轎，從汕尾到了海豐，經過狹的田，一直達到山頂的海豐中學。沿路不曾看見紅的花，白的花；只看見一片灰，一片綠。

晚間那位以研究甲骨文出名的校長鄭師許，在一個唯一的菜館裏請我吃飯，並請同事們作陪。席間遇見介紹我來教書的黎錦明和他的同學湯銘。還有一位以前莽原社的社員招勉之，雖然教的是生物學，對於文藝却很喜愛。

我的眼前一閃，彷彿回到五年以前。我住在長沙嶽雲中學的一個小樓上，忽然房門一推，進來了一個高大的青年，很有精神的，自稱是黎錦明，他的哥哥錦暉要他來看我的；因為我在嶽雲教書，即由他

的哥哥介紹。他跟我談了一陣文學，就告辭而去，我感到他的性情的直爽可愛。我不曾教到他，但他在學校裏却幫了我很多的忙；我被委派攻擊的時候，他曾盡力替我辯護。

我與他緊緊的握手，一面說着：「好幾年不見了？」一面感到「他鄉遇故知」的愉快。他的身體比以前更加結實，還留了小鬍子，那神氣真有點像李璜法國文學史上那張擺臂插腰的巴爾札克的小像。

課餘無事，黎、湯、招和我就出去散步。走出校門，就看見四圍盡是荒塚，漫山遍野的伸出去。踏過小橋，地勢便向下傾；接着就是田陸，兩旁長滿了莠草。再過去就是狹巷，泥土的毒牆，墜粉已經駁落，枯藤絞繞在上面。接着就是一片平坦的空地，旁邊是醫院和電報

局。這一條直路走過不知多少次，至今閉起眼睛來，還歷歷如見。還有一條路比較曲折，須得經過一株大榕樹和一座頹敗的城。我們都帶了手電筒；晚間回來，四圍漆黑，但聞蛙鳴犬吠；探着脚步在泥土上踏著，一不留心，也許會跌到田裏去。

有一次曾赴過一個廟會，看了草臺戲，一句也不懂！

倘若是雨天，我們就下軍棋來消磨日子。我最喜歡看錦明勝利時的得意樣子；他伸長了頸子，短促的格格的笑，喉嚨裏也各有各聲，好像母雞生蛋一樣，這笑聲會延長到一兩分鐘。後來湯銘和我看他屢次贏，我們有點不服，便想了一個方法，讓公證人來洩露秘密給戰士。公證人的手平放在桌上，露出大指是向前直進，二指是向左進，

中指是向右進，小指是後退，拳頭是按兵不動，另換他子進行。此法行後，得心應手，勢如破竹，不到幾分鐘，錦明就輸給湯銘或我，弄得他眼睛睜得很大，亂搔頭皮，莫名其妙起來。他詫異的說：『怎麼這樣巧，你們都是天眼通，一個子也不碰地雷，就準知道我的軍旗在什麼地方？』我們忍不住大聲的笑了！

錦明清晨起來，就擲鐵餅；有時他去爬山：身體練得很好。他寫小說也是大刀闊斧的；不過有時也寫出閣那樣美麗的文字，益增嫵媚，好像李逵戴花一樣。

不會到過鄉間，便希望自己將來有一天會做陶淵明；既到鄉間以後，只感到鄉間生活的枯寂，尤其在我新婚初別以後。如果不在這荒

山地裏遇見歸明，我還不知道要怎樣的想家呢！

葉鼎洛

我們都知道鼎洛是一個小說作者，不知他又是一個畫家。達夫的迷羊裏，像是有鼎洛的插繪，像蔣谷虹兒似的，仔細地鈎勒着一個憂鬱的大黑領結的青年。鼎洛自己的作品，如脫離，如烏鴉，封面也都是他自己的手筆。

他也是我在長沙所認識的文人之一。他在十年前，是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教圖畫的，與我同事。但我從來不曾見他開過個人繪畫展覽會；他的油畫，好像最多不曾超過二十張。我到他的房間裏去看他，

總遇見他像八字一樣的仰面躺在床上。香煙的雲從他那薰黃的手指間
舒徐的上升。

有一晚，那是最使我不能忘記的，他居然有興致作畫了！我跑到
他的房間裏，想找他閒談，誰知却撲了一個空，從這道門到走廊上
去，竟在那兒遇見了他。他早已把畫架撐了起來，坐在三角凳上，靜
心的塗染。

難怪他會有這個興致呢！那晚的月色真好，淡藍的光灑在溼青的
走廊上，灑在溼青的夜色裏；你到了那兒，即使你有鑽石一般的心，
你也軟了；你會覺得月亮手拿着魔杖，將那柔絲纏在你的身上，使你
被她的魔術噤住得不能動彈。再加上從鼎落房間的紗窗所透露出來的

電燈光，你會更加覺得神祕。

鼎洛就在這朦朧的雰圍氣裏，畫他那朦朧的畫。他的取景就是走廊一角的月色。可惜我是色盲，遇着這詩的境界，不能達到我對於大自然的感謝於萬一。

但是，這樣的境界，恐怕以後我不會再遇見了！後來鼎洛漂泊到遼寧去辦畫報，曾寄兩張他所畫的東北風景給我，荒榛蔓野，好像山洞裏會遇見狼嗥似的。這兩張畫一向珍惜地掛在我古越的寄寓裏，一年以後，因兵燹而遭遺失，時常使我想起，還引為遺憾。因為這樣的畫已不可再得，鼎洛自到開封以後，便拋去畫筆，也像我似的，拿起粉筆來談文學了！

不過，他創作的開始，實遠在十年以前，看見我寫創作，無意間便染上了我的病症。記得他最早的一篇是白郎的一生，記的是一匹可憐的狗。他又常與浪漫時代的田漢來往，到上海後又認識了被稱為頹廢感傷的郁達夫。他的作風便受了達夫的一些影響，大部分是毫無顧忌地暴露自己生活的陰暗面。

近來鼎落很少創作。這寂寞的文壇，恐怕接應他的聲音的人不多了吧？最近聽說他有北平之遊，這殘破的故都，黃磚紅牆的殿宇，高大的牌坊，不知也能引起他在夢裏重拾起五色彩筆否。

文士三劍客

我們看過仲馬氏的三劍客或俠隱記，甚至范朋克所演的據這小說改編的電影，當知道有三位異姓的兄弟是多麼的要好；在現代的文化方面，戴望舒施蛰存和杜衡也是彼此非常要好的，所以我稱之爲文士三劍客。這文壇三人以前曾自費刊行過一種刊物，名叫環珞，在形式方面很美麗，我猜想這或許是蛰存最初的嘗試；後來他編文藝風景和文飯小品，在裝幀和排版方面是更加注重了。

最初我是與蛰存相識的，約在八年前，我在開明書店任總編輯，

他寫了一封信來，說是要出文學叢書！第一種是杜衡所譯的法國法郎士的黛絲。我看這書的譯文很流利，便商之錫琛，把這書接受了。從此我便因鰲存的介紹而認識杜衡和望舒，時相往來，成了朋友；我所編的文學週報也常請他們幫忙。

這文壇三人，我皮相的觀察起來，外面所表現的是各有不同的：望舒說話的聲音很輕，很溫柔，跟你很親熱；鰲存則很豪爽，說話時很有精神，聲音很高，雖然面部和身材都很瘦削；杜衡則不大說話，即使說也是很慢的，時常手支着頤，像是哲學家一般的思索。

他們的嗜好也不同。在古代文學一方面，四五年前，杜衡和望舒曾經在杭州分頭致力於小說和戲曲。杜衡的努力如何，我不甚知道。

望舒則忙着剪貼小說叢考和小說考證是我所親見的。他談起在茶館裏與書賈磋商書價，翻閱新得到的珍本秘籍，最是起勁。蠶存近來收買明人小品則爲衆所周知之事。在現代文學一方面，望舒曾經很得意的談着他在舊書舖裏買到一部彩色插圖本法國魏爾崙的詩集。蠶存對於猥褻文學頗爲注意，如香園之類，是他竭力搜求的。杜衡似乎不大藏書，他的寓所屢有遷移，有一次我到過他的書室，不過西書半櫥而已。

人是一年一年的老了，回想起從前的事來，總覺得是興味盎然的。越是年代久遠，回想起來，也越有味，許多事情都忘記了，存留下一點來，這一點時時想起，時時像在咀嚼着橄欖。比方，有一晚

望舒和杜衡的突然襲來，便是常在我的記憶中的。是夜深的時候了，一陣嘻笑聲送來兩個彎着腰的朋友，他們倆一面笑，一面說：『你看，我們不穿襪子來看你了！』說着，他們倆都把赤着的腳伸了出來。這樣無拘束的孩子氣，真是最可寶貴的。我與文士三劍客的來往雖不算密，總也有不少次，但除了西溪之游以外，要算這一次給我的印象最深刻，更使我感到友誼的接近已經達到了忘於形骸的地步。因此，當我看到一個同學所寫的小品文，慨歎於天下無真友誼，我便勸他說：『你何必這樣的悲觀呢？真的友誼未必就一定尋找不出來吧！在你，只要感到一星星的溫暖，你就可以安慰你自己，覺得這世界是光明的，不必完全失望了！』

曦社三友

一九二二年，繼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之後，京津各成立了一個文學團體；在天津的是焦菊隱、于廕廩、我自己以及其他的朋友們所組織的綠波社，在北京的就是塞先艾、朱大樞和滕沁華所組織的曦社。京津的這兩個文學團體是兄弟團體；兩社的社員都彼此通信，並且交換稿件。當時他們所出的刊物，名叫燭火，我們所出的刊物名叫綠波旬報。

友三社曦

曦社三人是好朋友，當時都是師大附中的同學，也許都是故女詩

人石評梅女士的學生。石女士是教他們體操的。

朱大柝早在前幾年夭折了，遺留下來一本散文和詩的合輯災梨集。郁達夫爲紀念這個薄命文人起見，特別選了他幾篇散文收在他所選輯的散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本）裏面。這使我們很自然的想起英國那位年輕逝世的青年散文家 Leigh Hunt。我與大柝的哥哥幼時曾在武昌同學。大柝曾來津一次，我曾與他在跨過白河的金鋼橋上談過話，至今還記得這樣的兩句對話：我說，「我總把柝字讀作丹字。」他說：「不，這該讀作南字。」至今追憶起來，還彷彿一個清瘦的瘦子豎立在我的眼前。

塞先艾則至今未得晤面，惟從他贈給我的照片看來，則頗帶一點

Melancholy 的意味。雖是蹙緊了雙眉，一種瀟灑的氣度，自不可掩。他那一筆字，和他的人一樣，也是很瀟灑的。

滕沁華是聯社三人中的小弟弟，就是現在上海時報館編輯電影版的滕樹霖或老滕。前幾年時報刊載巴金的家、沈從文的記丁玲、許欽文的兩條裙子，也出於老滕的計畫。他在聯社三人中，字寫得最嫩，真像是一個小弟弟的手筆；寫字作文，也最天真，最有趣，我常說他像老張的哲學裏面的王德。他的體育新聞和電影記事寫得特別活潑，又幽默，又好玩。在聯社三人中，他的身材最高，身體最結實，也最健康，我敢打賭。

現在，朱大掛死了，滕沁華已經轉變成老滕，只剩下奎先艾還在

繼續寫他那富於詩意的小說，朝霧呀，一位英雄呀，酒家呀，繼續着出版，聽說現在又預備出一本散文集呢。

曾氏父子

爲了生活的原故，拿起一本書來，總要先想一想，看了這本書以後，是否可以寫一點批評換稿費，或者寫批評文章是否比翻譯吃虧。比方，以我的速率來說，每天譯小說可得五千多字。寫批評則須先用去數小時的工夫纔能看完一本書，看過再寫批評，不過一兩千字，天色已經晚了。因此之故，我在經濟窘迫的時候是沒有閒暇看創作的。我常想盡讀我所認識的人的書，倘若這理想實現了，那該是多麼的有趣！我可以因此更了解我的朋友。

曾孟樸虛白父子過去創辦真美善書店，他們的謙抑和不立門戶是使我至今猶為佩服的。他們的著作幾乎全部都送給我過。說來慚愧，除了虛白的創作魔窟和譯文色的熱情以外，我就什麼也不會看了。而看這兩本書的動機還是爲了要寫批評。結果對於後者說了幾句話。前者是取材於中國神話的幾個短篇。因對此尙無研究，不敢動筆，但知頗爲刻劃用力而已。

曾孟樸的魯男子，李青崖評爲彙得紅樓夢與弗羅貝爾的波華荔夫人傳之長。他的孽海花是中國小說史上佔了地位的名作。現在孟樸老人已經作古，我該勻出時間來讀這位清代最後的大小說家的代表作了。據阿英說：「孽海花還是初稿好，那裏面有種族革命的思想，該

書之所以風行一時，其原因在此。後來改作，把這部分完全刪去，反不及初稿來得渾樸。」過幾天我想向阿英借閱關於孽海花的參考書，仔細讀一遍，以誌我的哀悼。

田 漢

我第一次遇見田漢，是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的教員休息室，時間是一九二五年的春天，離現在已經整整的十年了。

他也到一師來教國文，做我的同行，這在我真是一個幸運。我高興得不得了：因為當時我有一個宏願，想認識文學界許多的英雄好漢；而我的朋友太少，除了魯彥、汪馥泉等少數幾個同事以外，見面的朋友幾乎就沒有別的人了。現在認識了少年中國常做長篇文學論文和詩，與郭沫若、宗白華合出通信集三葉集和日記薈薇之路的熱情的

田漢，我的心是多麼的跳動呵。

我還記得，這一天該是一個可愛的晴和的天，陽光照滿了小小的一間狹長的教員休息室，我的心忐忑着，嘖嘖嚙着，帶着口吃向他介紹了我自己，並且說起我，還有一個同事，圖畫教員葉鼎洛，共同自費辦了一個文藝刊物瀟湘綠波，請他也加入我們一塊，一同墾殖這一片Virgin Soil。他當時就一口應允了。從此我們就時常來往。

我常到他的寢室裏去看他的書，以關於西洋文學者為多，D.H. Lawrence 的 Outline of Literature 分訂本此時剛出，我第一次從他那裏看到。他因為潛心於西洋文學，所以講「國文」時也就專講文藝思潮和西洋文學史，尤其是戲劇；因此被學生們戲稱為外國國文教

員。

他的臉很清瘦，顴骨露出，時常蓬亂着頭髮，低着頭，帶着沉思的樣子。兩個眸子炯炯有光，彷彿要直射到你的心坎。說起話來若斷若續，一面想，一面說，帶一點重複；如果引動他的話頭，他會滔滔不絕的向你談論的。

當時他喜歡唱平劇，鼎洛會拉胡琴。我在幼時也曾胡亂的唱過幾句，還有一位國文教員，我的同鄉何呈鎬——他曾替我的天鵝歌劇潤飾過字句，可是，現在他已經死了好幾年了！——也跟着我們亂唱，田和我憑着天賦的嗓子，雖然不中音節，却也唱得洪亮。上海海派有所謂「五音聯彈」，我們這班子便自稱為「四音聯彈」。拿手好戲是馮崩

潑水和武家坡。

我們四個，時常到小酒店裏去喝酒；本來我是涓滴不飲的，田漢說：「哪有文人不飲酒的呢？」我想想，好像很對，似乎不喝酒對於學做文人的條件很欠缺，加以葉何二公都是善飲的，我就勉強喝了一點，但我直到現在，總還覺得酒沒有什麼意思。凡有刺激的東西，如酒、辣椒、生薑、胡椒，我都是從來不大吃的。

我還記得有一次田漢向堂信說：「你把自信的菜拿幾樣來！」弄得堂信瞠目不知所對。我們都笑他，說他「自信」兩個字太不大自然化了。

我們四個，課餘沒有娛樂的地方，只有到一個唯一的坤伶劇場

去，在那裏看過小月紅的蓮英託夢，共同的給以喝采。又有一位老生不熟爛的徐策跑城，是被我們「通」了下去的，當時在這小小的城裏，我們的豪氣，似有不可一世之概。晚間回校，偶遇打不開門，翻爬鐵柵杆進去的事情也是有的。

有一天，田漢的朋友某君領導他的周南女校的女弟子們來參觀，田漢便在樓上圖書館開歡迎會，略備茶點招待，同時自然把我們那拿手好戲顯了出來，馬前潑水和武家坡都慷慨激昂的唱過，接着便是周南女生的唱歌。這時樓下的一部分學生恰巧接到五卅慘案的電報，便嚷了起來，說我們不愛國，好像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似的！可是，我們在舉行歡迎會以前，還不知道有這突變

發生呀。

接着第二天，就聽到一個同學說起，學生們已經召集了一個全體大會——當然不會是全體——說是要把我們四個以及外江人邱望湘楊連昌等同驅逐出校。邱望湘是什麼罪名已不能省憶，楊連昌的罪名是不該打籃球，擦雪花膏，有誤課務。當時有些喜愛文學的同學是站在我們一邊的，尤其是孫浪工的姪子麥秋，撈起袖子，把手臂伸出來，大聲疾呼的對主席團說：「你們夏是在恰臭！」（你們全是在吃齋）

我們四個，在臨行時合照了一張照片，何呈銜喝了兩杯酒，很沈痛的寫了一首七律，記得末句是：「此去湘流莫作師！」

後來何呈鈞回到四川，不久就生病死了。我和壽昌（田漢名，鼎洛先後到了上海。我住在關北商務附近的一個小弄堂裏，壽昌和鼎洛則同住在法租界一個人家的前樓上。與他們同住的，還有田漢的一個弟弟和他們的兩個學生。小小的一間前樓，竟住了五個人！他們還特別歡迎我，請我去住了一晚，到大世界去聽了一次大鼓。鼎洛把他的牀讓給我，他和孩子們一同睡地鋪。

因為寓居遠隔的緣故，此後會面的機會便異常之少，大多是田漢來信邀約的。一次是田漢與丘女士的結婚。一次是文藝界的梅花盛會，一次是吳似鴻女士得子的慶賀，此外大約還有好幾次的盛舉。南國社公演話劇時，也有時與田漢晤談。

現在田漢還在南京，他念到故人，要看柴霍甫，我便把 Constan-
ce Garnett 夫人的英譯本全都送給他，同時追憶起往事，便率直
的寫了這一篇回想錄。

洪 深

洪深是留美的戲劇專家。我雖與他在復旦大學同事數年，却因不同鐘點，未能多有晤談的機會。與其說是我認識平時的他，不如說我認識舞台上的他更為妥當一點。

他替復旦劇社盡了很多的力，我曾經看過他演他自己的趙閻王，一個人在樹林裏賣着氣力做獨角戲；我也看過他臨時代庖的西哈諾，從樓上跌下來跌壞了腿。以前在南國劇社裏，他演名優之死，一句「什麼東西！」其聲斬截宏亮，最有神韻；這是他的誓句，南國社同人

無不仿效。

我看過他所編的電影女書記，由丁子明主演；還有舊時京華，他在這電影裏扮演輓曲，可謂多才多藝。其他一時不及省憶。

他在英文的中國科學美術雜誌上寫過一篇中國戲劇的論文。此文刊於一九二三年五月，其中有一段引證尼爾生與桑狄克的英國文學史，以為英國伊利沙伯時代的演劇情形與我國相同，使我最感興趣。

李健吾

立報上應文先生說到「人與書」的關係，西哲又云：文體卽人。對於張天翼的推測既已失敗，再來推測李健吾一定也不會成功的。

我與健吾通信，這在十幾年前，當時我在天津。健吾的同學如曦社的蹇先艾、朱大毋（已死）以及蔣沁華，朋友如徐霞村都與我先後相識。我結婚的時候，他曾送了我一張羅丹的接吻雕像。

因爲一向聽說他在北平演話劇是扮丫頭的，又看他通信時筆力的軟弱，以爲他一定是溫柔如好女子的，至少也該像與他幾乎同名的

李唯建那樣。誰知一見之後，又與我的想像相反。他差不多有一點李青崖了。方方的臉，臉盤很大，似乎鬍子不會剃，是一個黑胖子。席間大家都稱讚他的小說對話的漂亮，這使我想起他用北平話寫的一個兵士和他的妻。茅盾對於他寫小說的輕鬆而不著力，頗致羨慕，因為茅盾自己寫小說都用過很大的刻畫工夫的。振鐸則說，各有其特長，如果茅盾不刻畫，他又怎能寫出虹的開端那樣美麗的寫景文字呢！

我悄悄的問題吾，「你在你自己所譯的委曲求全裏演哪一個？」他的回答是末幕的校董。光陰真快呵，十幾年前他該演王太太，我想。

胡適

在筆會裏認識的胡適，本來是見面機會極少的。他所研究的範圍一天比一天廣大，使得「死抱住文學不放」的我更覺得不能再向他請益了。記得有一次到旅社裏去訪問他，他的桌上雜放着很厚很大的英文經濟學和史學的書。

我所常讀的胡適，是小說考證部份的胡適，替曲海總目提要作序的胡適。但他現在似乎要拋棄他昔日的光輝而遠離了我們，雖然偶爾在文學雜誌上還可以看見他的西遊記的考證。

著了權威著作的中國詩史的陸侃如馮沅君夫婦現在拋棄文學去研究政治經濟了。樊仲雲以前曾譯過厨川白村的文藝思潮論和梅禮美的嘉爾曼，胡愈之以前曾譯過東方寓言集和星火，現在他們都拋棄了文學的筆，把精力集中在政治經濟的研究上。爲什麼胡適和他們都是從文學走向政治經濟的路呢？他們是抱著各不相同的理想努力欲使其實現的，大約覺得文學的路太紆緩了。

于廣虞

廣虞搭乘 *Atlas* 船到英國研習詩歌去了。這以俠隱記人物爲名的船，以前也載過振鐸霞村學昭等遠渡重洋，現在又載走了我們的惡魔詩人。

他與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在離滬以前，我陪他尋訪過一個朋友的住宅，遊過兆豐公園，使我又回復到天津的少年時代。

他、焦菊隱和我，還有十幾位朋友，組織了一個綠波社，出版文學刊物和叢書。有一種詩的合集，名爲春雲，廣虞菊隱和我初期的詩

都在裏面。當時糜莫的詩並沒有韻，頗受他的同鄉徐玉諾的影響，常寫到他的家鄉所遭逢的土匪的災難。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大約在我離開天津以後，他改寫有韻並且每行字數相等的詩了；因此彼人嘲爲豆腐乾詩人。此次在滬，他對我說：「人家都稱我爲豆腐乾詩人，其實何只我一個是豆腐乾呢？徐志摩閉一多……不都是豆腐乾麼？」我說：「不，徐開二公被稱爲豆腐乾詩人是對的，因爲他們的詩行短，你却應該稱爲雲片糕詩人，因爲你的詩行長，每行二三十個字是不算什麼的，一長條一長條的，四行湊一塊，不很像雲片糕麼？」說得他也笑了起來。他的有韻詩是波特萊爾式的，但看他詩集的題名就知道，什麼骷髏上的薔薇，魔鬼的舞蹈，充滿了陰森的鬼氣。

我在長沙時，一個朋友從天津寫信來告訴我，「廣虞近教讀家館，束修所入，盡以購書，此公真妙人也！」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他讀書的勤勉；這次他到歐洲去，也帶了不少的書。他常對我說：「景深，我們沒有天才的人只好苦幹！」

他到上海來了。我向他慨歎的說：「要不是你來，我的枯燥的生活將繼續下去，甚至不能開一朵小花。從前的好些老朋友，通信也成爲公務了。要像以前那樣在信裏有一搭沒一搭的亂談一陣是不能夠的了。我只感到工作的緊張，連拜訪朋友的餘暇都沒有！」

是的，他來上海，我不得不離開書齋的生活，陪他去玩，因爲老朋友是要遠別了。

最有趣的是一個朋友住宅的尋訪。他的地址也太怪，道是：江灣水電路方浜宅無號樓房，偏我又忘了方浜宅三字，於是從派克牛奶棚找起，走到水電路，一直向北走。雖是秋天，仍舊很熱，我們都脫下了外衣，沈重而又疲倦的腳踏在沙上，應著節奏踏向前去，故意想振作起一點精神來。我說：「于先生，你做一首秋郊漫步的即興詩吧！」他苦笑着說：「做詩？我累得汗都出來了！」結果當然是不會找到的。一直找到終點跑馬廳，再坐公共汽車去赴杜衡的餞行酒宴。宴後又來尋找，這次是從原來的起點向南走，一直走到柳營路。我說：「找得到與否倒沒有什麼，我們總算得到了一個野外秋游的機會，總算不虛此行矣！」

兆豐公園之遊使我不忘記的是池邊的休憩。池對面有一叢樹木，聚在一起，作橢圓形，使我想起西湖的湖心亭。左側的柳影氾氾，壓在水面上，一大塊黑，風吹皺了這黑影。我又鼓勵庶虞了：「庶虞，你把這陰影寫一首詩，做個 Monet 吧。」

爲了庶虞，我算是看見了幾個晴朗的天，我得感謝他的來臨，但這十餘年久別後的重聚轉瞬又變爲遠別，我爲這悵惘！

焦菊隱

十幾年前，我住在天津，認識了天津的詩人焦菊隱。

我常到他的寓所裏去訪問他，這景象時時顯現在我的記憶裏。穿過了一些狹窄的巷子，一座終年閉着門的古廟，一個小土地祠，曲曲折折的轉一些灣，便到了菊隱的家。

爲了日間無暇，便不卜以晝，而卜以夜，總是在夜色蒼茫的時候踏出了我的脚步。在他的門口問了一聲，便有一個懶懶的却是溫和的聲音答覆我。菊隱側着頭帶着微笑出來招呼我到他的房間裏去坐。先

經過一個院落，四面都是房屋。他領我到一所正屋，捻亮了美孚燈的燈芯，在微弱的光下仍看得出他面頰的紅潤和羞澀。他與我幽幽的談着新文學的希望。小方格木欄的紙窗，沒有地板的泥土地，寬大的牀，一切北方的舊式風味，都帶着友誼的溫暖和親熱。

當時我們都是孩子，在文學的路上亂闖，總想找到一個指路的人，我們都把周作人先生當作我們私淑的導師，稚氣的以得到他的覆信爲榮。並且常投稿到婦女雜誌上去，也以刊出自己的稿子來互相誇耀。我們都好名，這刻在水上的名。我們不掩飾，不以爲這是幼稚，這是可笑的。個人主義的我們，竭力想被人家知道。

談到意興闌珊，我便摸着黑路回去。偶爾也能遇到一桿又高又暗

的電燈引着路。即使雨天我也會冒着雨撐着傘去看菊隱。

幾年不見，菊隱的詩集夜哭和他陸蠡出版。他的詩的情調正如他的為人，懶懶的，像一個多愁多病的少女，帶着生的悶脫的氣息。倘若他是女子，他準是林黛玉！他自己在萬里長城的遊記裏曾經提起別人戲稱他為女孩子，他還扮過女孩子，與姜公偉合照了一張照片，好像夫婦合影一樣。這照片他送了一張給我，我自今還保存着。

菊隱在當了幾年中華戲曲學校的校長以後，現在到比國專研戲劇去了。在這方面，他曾貢獻過現代短劇譯叢和女店主。我祝他將來有更大的成就。

綠波社的朋友們，如菊隱，如廣廈，都相繼遠渡重洋留學去了。

以前如禮錫，如漢端，也早已出國。剩下我，還是不長進的熱伏在中國，我是多麼的自愧呵！

錢君匋

君匋是以藝術家而兼詩人的，我真羨慕他。他懂得音樂，編過歌曲集和歌劇，又是封面裝幀的名家，又會雕刻石章；偶爾興到，寫信給你，會來一個滿幅篆字。倘若我也能夠像他那樣，除了刊行詩集水晶座以外，還有這樣多的藝術修養呵！

對於樂器，我不能吹響笛子，不用說簫；對於繪畫，我不能辨別淡綠和淡黃，純藍和紫，必須用去最大的努力，方纔不致弄錯。君匋佔了這兩方面的便宜，所以他的水晶座能夠寫得有「聲」有「色」；提起

了這，我帶着幾分妒意。

常在我記憶中的還有他婚前所寫的桃色的香粉之類的小品四五章。作爲主人公的是他的幾個女朋友。不知他結婚後，他的夫人陳學叢女士（以前與我的妻子希同，在無錫競志女學同學）看見這些文章，作何感想；該是「不究已往」吧？

孫福熙

現代小品文作家的遊記集出得最多而又最早的恐怕要算是孫福熙了。他的大西洋之濱山野掇拾和歸航，幾乎都是在一九二六年以前所出版的。他的小品素以「細琢細磨」著稱。以畫家的眼所攝下來的風景，在色彩的精細方面，當然是無可比擬的；無怪乎歸航裏的一篇紅海上的一幕已經被稱為他的名作了。

他在上海編輯北新週刊時，我曾投稿，因此做了朋友，那時我正在他的故鄉紹興教書。

過了幾個月，他也到紹興來了。他到我的寓所來找我，穿着西裝，黑的大領結，矮胖的身軀，披到肩上的長髮，慈祥的面貌，圓圓的臉。大房東進來說：「有一位女太太來看你。」我聽了很是奇怪，我想：「我在紹興並不認識什麼女太太呀！」出門一看，原來是福熙，我不禁大笑。

我們談了一會，他就告辭了。我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他指指傍晚的天，說是預備到河邊看落日去。可惜我不曾與他同去，否則當時也許我也可以寫一篇小品文。

第二天我去看他，他的家門前隔了一道小溪，架了一道小木橋在漢上，兩旁有木欄杆，一連十幾家都是如此。這與我的外婆家甯波的

情形是一樣的，小溪河特別的多，幾乎五步一橋，無怪乎福熙在紹興通信裏要把他的故鄉比作歐洲的威尼斯。

我爲了躲避內戰，從紹興帶着懷孕的宏裳逃到上海。有一天福熙來看我，說是要到紹興去，如果有什麼事情託他，他可以替我辦。當時我正懸念着第五中學我的宿舍裏壁上的照片和畫，一張是文學研究會會員聚餐後的合影，好像一共不過十個人，前排四個坐椅子的，後排站了五六個。我坐在邊上的一把椅子上，仲雲的手臂搭着我的肩膀。喜愛歌劇的錦暉走來，我說：「一旁坐下！」他立刻應道：「謝坐！」大概這樣說過以後，他就坐在我的旁邊了。蔚南彷彿擺着柴霍甫沈思的神氣坐在那兒。徐公美大約也是坐着的。後面站着的有一位

是虎虎有生氣的劉虎如，有一位是被稱爲六郎的周子同，其餘的幾位是否有振鐸調孚聖陶在內，已經不能省憶。振鐸好像因朋友郭夢良的死訊而未到，歐陽子倩則須演他自編的寶蟾送酒、饒頭庵之類，到了一到，匆匆即去。這一張照片是我所喜愛的，因為我曾屢次說過我的孩氣，我願意多認識一些文學朋友，這張照片上有好多是我第一次相識的文人，於是這就成了我的最好的紀念。還有畫家吳中望（吳夢非的親屬）所畫的東湖，葉鼎洛所畫的林野以及我與雲裳新婚後所拍的合影，這些都是我所喜歡的。我便寫了一封信託他代取。過後心裏很是不安，覺得不應該拿這樣瑣細的小事來這樣的麻煩他。誰知過了沒有幾天，他竟很慎重的用幾層報紙包着新婚照來交給我了，並且說

起其餘幾張畫和照片都已失去，尋找了幾次都找不到，還帶回了一封五中號房的覆信。他肯爲我這樣的小事忍受這樣許多的麻煩，在這一點上，我更認識我們的福熙了。

徐霞村

有這麼一天，我在孫福熙那兒閒談，看見一個漂亮的青年在那裏翻看福熙所藏的約近千張的畫片，彼此通了姓名，方知他就是常在北新週刊上寫文評的霞村。我們的相識從此開始。

我每次看見他，總覺得他是活潑跳動的，好像走起路來，也踏着音樂的拍子，飄然欲舉。陶元慶所畫的賣汽球的人或許有一點像他的步履吧？

他的嘴很闊，但很紅潤，並不損壞他的美。他的西裝常是帶花點

的。

他喜歡熱情，因此也喜歡南歐文學，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小說成了他的偏好。他譯過皮藍得婁的戲劇，關於皮氏的文獻，他買得很多。

在法國文學方面，他寫過一本法國文學史，又譯過綠蒂的菊子夫和左拉的洗澡，還寫過一本美妙的巴黎生活。我彷彿看見了南方明淨的天，嗅着了橘林的香氣，感到一陣輕快！

徐蔚南

蔚南是小品文作家，聽說以前他在申報藝術界用筆名所發表的幾篇談瑣細事物的小品文寫得很好，惜未得一讀，大約後來收到春之花或藝術家裏面了吧！我所看過的是他的龍山夢痕。這是他在紹興所留下來的痕跡，他和王世穎離開了紹興第五中學約一二年，我也到這學校去教書，聽學生們談起，王世穎的大鼓唱得極好，徐公的北歐神話則是每一個中學生所最爲歡迎的。

爲了先後同事的緣故，我對於曾經親歷其境的龍山夢痕更加愛

好，例如蔚南的快閣的紫藤花和世穎的曹娥早渡也不妨說是我寫的，因為我也有這樣的經驗。

蔚南所編的創造國文插了很多的圖畫，照片和書法，特別多選張岱和李漁的文章，這些都顯示出編者富於藝術的情趣。他的創作小說奔波集中，如梅子等篇，清腴有如其人，即使說牠是小品文，也未嘗不可。

林語堂

兩撇日本風的小鬍子，矮矮的身材，說話時抹着他的小鬍子的，這便是林語堂。

他很喜歡說話，每次的宴會都可以聽到他對於藝術或人生的見解。他的文藝批評似乎是偏於鑑賞批評方面的；他不贊成美國式的小說作法之類，這一點倒與魯迅翁的意見相同。

他與妻子的感情很篤。在一次的宴會裏，語堂聽見皮鞋的得得聲，側耳細聽了一會，便說：「她來了！」但聽門鈕響處，一個高胖的

婦人塞了進來，果然是他的夫人。大家都微笑頷首，彷彿對於他們兩個老夫妻的愛表示欣羨。以前他寫剪拂集時，是一個戰士，這本書是沒有西洋架語散文的情調的，但在社會的意義上却較後來的爲大。大荒集近於雜湊。我的話是具有晚明作家的閒適和趣味的，其藝術的價值當在剪拂集之上。

你到通語堂的家麼？在將到以前，你得經過兩排樹林的蔭道，那就是一幅畫，一篇小品文。

徐祖正

在劍造季刊上記住了談論英國詩人的徐祖正的名字，按着又看到他的蘭生弟日記和島崎藤村的新生的譯文。

是前年吧，我剛踏出書局的門口，忽然看見門前停了一輛車子，車子裏走出一位法國教士來，他向我脫下他的黑禮帽，說起中國話來問我：「您是趙先生嗎？」我說：「是的。」他便與我緊緊的握手，介紹他自己就是徐祖正，原是我看他穿着黑衣服，披着黑披肩，又有兩撇梳得很光的鬍子，非常整潔而且莊嚴，所以我便誤認他是法國教士

了。

說他是文藝上的教士，或許也不算錯的，你看他在語絲上所發表的十篇左右的山中雜記，最近被周作人和孫席珍兩先生各選入散文選的，那是多麼的恬靜，非能參禪者曷克臻此。不過他那美麗的文字，如比作王維，不甚恰當，還是比作柳宗元好一些，似乎在閒適中別具一種拗澀的意味。

錢歌川

歌川最早的譯作也許是刊在我所編輯的文學週報上，是羨鶯愛倫披小說的譯文。這個刊物使我們做了朋友。那時他還在東京。

他從東京回來，好像我正預備舉行第二次的結婚。大約他以為我和希同是戀愛的結合吧，特別與他的妻子凌麗茶女士到我家裏來，想看看新娘子。我說：「新娘還沒有來呢！」凌女士很漂亮，在我的朋友們的妻子中間，像這樣具有豐儀的女性是很少的；歌川的膚色也很白晰，略微隆起的希臘式的鼻梁，與麗茶真是一對璧人。

歌川是有生活趣味的，他不把生活過得公式化，常向我作友誼的訪問。

他的草書很好，毛筆所寫的信簡直是藝術品；不過原稿上也寫起草書來，就不大容易辨認了。現在他正在新中華主編文藝欄，用味橄的筆名寫了不少富於情趣的小品文，此外對於英文的語言學方面也已有了很多的成績，基本英語的傳播是最引人注意的一件創舉。

洪爲法

看見幾種小報上都說起洪爲法被捕，恐怕這消息不確吧。果然，幾天以前，我接到爲法的信，報告他的平安，並且也提起小報與他大開玩笑。

我早就料到爲法是不會被捕的，因爲他平日並沒有什麼可以引起被捕的傾向。他祇是一個純粹的文人。說他有些自負或傲岸也許是對的，但他對朋友並不如此；或者他與阮嗣宗一樣，待人有着青白眼之分吧？

他近來常寫小品文。即使是寫文學論文，其本身也是藝術。他的絕句論寫得很漂亮，間或分撒着美麗的句子，使人讀起來如聽一個密友娓娓的談話。他的中國文人故事講話得到許多讀者的讚美；因為他寫得很輕鬆，躍動，同時在實質上也很充實；所引證的書大都是所論到的文人的同時人的記錄，不得已纔採用隔代人的筆記，這態度也是值得佩服的。

鄭振鐸

在西貢興里鄭寓的會客室裏的等待。振鐸一手盪了一碗早餐飲用的粥，一手拿着一本深藍色封面重加裝裱的講究的戲曲讀了出來。他翻開其中木刻的圖畫給我看，我不感到興味，這是在十年以前。但不知怎的，這印象至今猶在眼前活躍。當時我對於明清的傳奇雖是不曾發生情熱，但對於他那手不釋卷的努力確曾在心上打了一個烙印。

在東寶興路鄭寓的會客室和書房裏。八九個喜愛文學的賓客，彩

綉的電燈罩下，振鐸在沙發上翻着西遊記雜劇的日本覆刻本給我看，書桌上正擺放着他的未完成的稿子和小本的曲苑。我不感到興味，這是在七年以前。但不知怎的，這印象至今猶在眼前活躍。我受了他的人格的薰染，覺得他的成功實是應得的果，他沒有一天忘記了他的工作。聽說蘇州有鈔本百種傳奇，喜得不能成睡，這種精神正是爲學者所應該學習的。

現在我也對於宋元以次的戲曲感到極大的興味了；回想起以前兩次的會晤，像是給了我啓示的光暈。

傅東華

在吳淞的海岸，彷彿是在青崖家中宴罷以後，三三兩兩的像孩子一般嚼着甘蔗談天。我是有自卑狂的，總覺得我不配與人家攀談，我的學識不夠，常是靜默不言；在這時向着我笑嘻嘻的走來的是東華。他引我說話，他鼓勵我，他不輕視渺小的我。當時我留下很大的感激，我覺得東華是可交的。真的，有一次他說：「大家都好，祇有我不好。」雖像是一句玩笑的話，我却以為這是他真心的謙虛。他不大喜歡爭論，寧可多喝幾杯酒。他的孩子自然是不怕他的，他那最心愛

的最小的孩子常打着金華腔喊他的名字。

我們看他怎樣悠然自得的在望道的婚宴上介紹他自己吧：「我叫傅東華。我在北平有一座城，題作東華門。你們進城以後，別忘記住我所開的東華旅館；在旅館裏閒着無事，不妨翻一翻我所編訂的十一

朝東華錄。」

謝六逸

最初使我記得謝六逸這名字的是他在小說月報上連載後來輯集起來的一部西洋小說發達史。這是一部最初的、恐怕也是到現在為止最好且也最詳的西洋小說史。但他爲了過分的虛心，竟自己將此書停版，於此，足見他治學的嚴肅，同時也看出了我們學術界的貧乏。同類書中，如鄭次川的歐美近代小說史，如某君的東西洋小說發達史，哪一本是能夠趕得上六逸的這本書的呢？不過，六逸的特長的確不是西洋小說史，他在這方面只是常識的提供。而他所專攻的却是日本文

學。記得有一次我到他家裏去訪問他，他正埋頭寫作日本文學史，案頭堆着很高的一堆日文的日本古代文學作品，花花綠綠的書脊，約莫有四五十種，大都是硬面的。他能寫出三本詳略不同的日本文學史，並且譯了很多的日本長短篇小說和小品文，可見他在這方面的素養的確是很深湛的了。

他也很喜歡兒童。在家這篇小品文裏，你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多麼能幹的保姆。倘若你到他家裏去，你準可以看出他的孩子們在他家裏是處於怎樣的優越地位。他特地替他的孩子們買了一張矮桌子，四把小椅子，放在客廳中間，讓他們吃飯玩耍。我們向來是不把兒童放在心上的，讓孩子們很吃力地爬上高的椅子，再讓他用盡氣力伸長了手

臂，墊起了腳，把筷子伸出去，纔能夾到一塊肉或一點菜葉。大人們心裏究竟是否有些難過呢？把兒童看作縮小的成人的人，我以為應該學一學六逸。以前他替中華書局編過兒童文學月刊，並且譯過兒童閱覽的伊利亞特和俄德西冒險記之類，這該是不失赤子之心的人應有的表現。

他又很幽默。他以自費辦過幽默這小型刊物的他是並不把幽默做得過分的。去年他與我們合照一張相片，他那胖胖的臉，嘴似乎要笑而忍住了的併成一線，幽默的瞪着眼睛，真像是和藹的彌勒。

他又很喜歡小品文，並且自足於他那極其簡樸的小庭園。但是，現在的時候使他連這一點點怡悅也無心享受了，他不能不喊出高亢的

影射人文

激厲的聲音。

阿英

阿英是我在蕪湖小學時代的同學，他的愛好有好多是與我相同的。他、調孚和我可稱為新文學的目錄學者。調孚有他的漢譯東西洋文學作品編目，阿英有他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索引，而我却什麼都沒有，真是徒負其名，說來很是慚愧。阿英喜歡專心致力於文學上一個狹小的範圍，例如最近他專研晚清小說，不久晚清小說史即可脫稿；而我這三腳貓，雖像是專一致力戲曲，結果除了一薄本宋元戲文本專以外，竟一點貢獻也沒有，說來又是一個慚愧。

阿英之能夠注重目錄，專研晚清小說，細心和有恆自是主因。有一天，他拿出一篇虞姬恨來給我，說是我在二十年前所寫的稿子，我想了許久纔想起來。當時阿英領我到他那臨江的小樓上，關起房門來，大家勉強着自己寫。大約預備合出一個刊物。我因剛讀過史記著華錄不久，便胡謔了那一篇。久別了二十年的我自己的手蹟，一旦重逢，別有一番滋味。倘若沒有阿英的細心，我又怎能領略這童年的夢痕呢！

汪馥泉

馥泉是很隨便的人，你跟他做朋友，無須提心吊膽，更無須戰戰兢兢；一切的拘束，到了他面前，就都使你解放了——他有這樣的魔術。你看他那悠然自得的勁兒，披散着搭下來的頭髮，一件嘩嘩長袍，上半身微向後，稍稍的挺直了腰，手裏夾着煙捲兒，說到高興的時候，眼睛望着你頸子伸過來 heh, heh, heh 的笑！

你看他寫字，飛一樣的快，說寫就寫，譯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只用了春假的一星期的工夫；你要他喝酒，好，說喝就喝。喝到高興

時，他會昂起頸子，唱一曲悲涼慷慨的日本歌。

他的字或許要使排字工人皺眉的。但在排列方法和形式上，他却一點也不含糊，他在南洋辦了好幾年報，在上海主編過大江月刊、新學生和現代。他是一個很好的雜誌編輯者，編制很活潑新穎，文化消息是不可少的，長短欄的變化是多端的。倘若你說他寫字潦草，便斷定他粗心，那就錯了；最近他在自由談發表的詞兒構成的分析，夠多麼細緻！

他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曾經搜集過各地的民歌。他的民歌研究的片面刊在中國文學研究上，爲了兼及猥褻的歌謠而被商務抽去，是一件有名的事。在長沙，爲了攻擊擁護文盲的國文教員而發動「野火燒

「長沙」的壯舉幾乎被捕。他沒有猶豫，真爽快，無論什麼事，管他的，說做就做。

除了輯集民歌以外，對於民俗也很注意，譯有初夜權。他送了我一幅南洋人手繪的手帕，黑底，紅和白的線條所畫成的人物，頗像爪哇的影戲人，我至今還留着。

他也寫過詩，妹嫁中「誰選逐日的開道小鐘呢」是傳誦一時的名句。

他對於中國文學，也很有興趣，以前曾輯譯日故鈴木虎雄的中國文學論集。

他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幾乎是與文學研究並進的。最近他正在從

事於語言學方面的工作。

我認識他，也在長沙，比認識田漢、葉鼎洛要早，與魯彥、章鐵民同時。當時我在北門嶽雲中學，汪在南門第一師範，我們是曾被鐵民封爲北門文豪和南門文豪的；那末鐵民與魯彥同在平民大學教書，該合上謝無量的書名，「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了。

我推門進去，第一次見到了妹孃的作者。桌上堆了許多書，他正在替一師圖書館開書目，各科都有，可見他涉獵的廣博。

使我至今還記得的是他喝醉了酒時便抱着他那新生的孩子的油畫像面嗚嗚的哭。新婚別况的况味，戀着嬰兒的爸爸的心情，我是頗能了解的。尤其在我後來到了荒山叢塚旁的海豐中學，苦憶着我的妻和我

泉 麗 汪

的孩子長生，更深深的了解了馥泉當時爲什麼要那樣的傷心！

陳子展

前幾天爲了曾公孟樸的追悼會，想送一副輓聯，這可苦了我了；這個玩意見，在我還是第一次，大有分鏡一般的困難。

起初想起了上聯：「福樓拜，曹雪芹，靈魂肉體魯男子。」即用李青崖評語，魯男子有福樓拜的軀殼，紅樓夢的靈魂。所謂福樓拜即法國自然派小說家福羅貝爾，遼福樓拜專家李公健吾之譯名也。想與曹雪芹三字湊對而用三個字的譯名也是原因之一。下聯當然要談到孽海花，便翻檢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見他對此書有「文采斐然」的

四個字的評語，又見他稱讚李蕤客的描寫，便湊成下聯一副：

「傅彩雲，李蕤客，文采斐然學海花。」這對聯實在有些脫線。這倒不去管牠，文采斐然與靈魂肉體不能相對頂要緊，只好將上聯的「靈魂肉體」改為「肉靈一致」。因為須調平仄，靈肉變成了拗口的肉靈，想改為「表裏」或「內外」，無如這四個字都是仄聲，只得由牠。傅彩雲本應對洪洵或洪狀元，無如洪洵僅兩個字，洪狀元的元字又是平聲，與傅彩雲的雲字犯複，祇好硬拉上一個不是配偶的李蕤客，真所謂「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了。

對聯寫成後，頗不愜意，昨天子辰忽然光降，我便把我這難產的經過告訴他；並且說，上聯全是名詞，如果下聯也能對成全是名詞，

做成一副大大派的輓聯，倒也有趣；又把想用洪狀元配對的心願告訴了他。他不假思索的答道：「這容易！」抓起一張紙，援筆立就。他寫的是：

福樓拜曹雪芹靈魂肉體魯男子，

洪老爺傅大姐才子佳人孽海花。

這樣一改，果然全是名詞，並且下聯免了脫線和李傅不配的毛病。怎麼他想得這樣快呢？這當然是熟能生巧之故，因為他曾寫過應用文作法講話、現代應用文選等書，做輓聯的事當然是他的本色當行了。

徐調孚

調孚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當中的一個。

一九二四年夏，我從長沙到上海來看振鐸，當時振鐸正在商務印書館編小說月報。振鐸一見了我的面，便對我說：「有兩個朋友要見見你！」接着他就請了兩個人進來，指着一位架着眼鏡，帶着江南人的漂亮的青年向我說：「這位是顧均正先生，在少年雜誌社。」又指着一位對眼向我說：「這位是徐調孚先生，也在小說月報社。他們倆跟你一樣，都喜歡安徒生！」我歡喜得哈哈的笑起來，他們倆也都歡

笑，調孚還點着頭，對眼睜着我。

自從這次晤面以後，我又回到長沙去救書，便與調孚、均正通起信來，主題是預備三人合譯安徒生童話全集，商量編輯的體例。

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我失了業，又跑到上海來，去找調孚，想在上海暫住，以待機會。那時調孚與均正同在開北的一個術室裏，他就替我在隔壁租了一間亭子樓，當時我還不會結婚，單身男子租房子是不容易的；沒有調孚的介紹，恐怕不會有這樣的容易。差一點沒有被丁西林的喜劇廢道畫丁 Caricature去！

我做了郭沫若的亭子樓中的文士的主人公。這真是一個可愛的新的境地！調孚忙着指示我怎樣買黑木牀、小寫字檯、椅子甚至淨桶，

又忙着替我到商務去包飯，還叫他的女僕每天早晨替我倒淨桶。我感到房間的溫暖，同時更感到友誼的溫暖。雖是一間小房，牀旁邊就是靠着窗子的寫字檯，我也要略微佈置一下。我興匆匆地把好幾張文學國士裏一代大師的照片釘在壁上，每逢工作得倦了，便回過頭來，望一望開口跳楊香武一般的莎士比亞，（請恕我比得粗俗！）白鬍子老頭兒托爾斯泰，頭髮梳得光光的帶女像的牧師一般的美國愛瑪生，以及老太婆一般的挪威般生，好像得到一點安慰，幼稚的心裏彷彿說：「倘若我能夠有他們萬分之一的成就呵！」到了晚間，月光來拜訪我的小屋，我正在煤油燈旁工作，我那幼稚的心又彷彿說：「安徒生不也是住過人家的屋頂閣樓麼？」於是我就興奮起來，繼續翻譯安徒生，

後來出版的皇帝的新衣和柳下大半都是在這個時候譯成的。

打攪了調孚一個月，我又到南京去看叔父，此後便機轉漂泊，到湖南、浙江、廣東等省度了幾年粉筆生涯。直到一九二七年，我纔算在上海住定了。我住在商務附近的三豐里，調孚住在我對過的一個衙堂裏。他每天午飯前從商務回來，或者午飯後到商務去辦公，總要從我的衙堂穿過；經過時一定要來看我一趟。我住在樓上，我只要一聽樓梯響，嚷着「趙先生拉屋裏法？」的聲音，便知是調孚來了。他來的時候，或者是抱了一大堆英文的文學雜誌給我做小說月報文壇消息的材料，或者是匆忙的坐下，問我：「阿有啥新個末事？」這時我拿給他看的，或是上海漫畫，或是刊載文壇消息的小

報。他看了以後，或者感到興趣的從脫落了一兩粒牙齒的嘴裏露出濕煦的老嫗一般的笑容，或者搖搖頭，指着報說：「瞎三話四，熱昏咧！——我借起看看，就還來！」說着，回過身來，跨着較大的步子，夾了報紙就走，一面嘴裏愉快的哼着：「起哉，起哉！」幾乎每天都重複着這樣的功課，但我們都感到生活的充盈！

淞滬戰後，調宇移居於虹口，我則住在公共租界；不像以前那樣近在咫尺，可以時相聚首。已經有五年不曾聽見愉快的樓梯響和「起哉」的聲音了！我們那位助人而不望報的好朋友，爲了小說月報的停刊，也不再把那些又大又重的刊物抱給我了！現在我是多麼的空虛呵！

人是一年一年的踏入了老境，近來我時常感到腹痛。前天偶然去看望鵬孚，他說起話來，有些不關風，像顛頭剛似的，牙齒脫落得更多了！他也是和我一樣的被生活的擔子壓得喘不過氣來了吧？

王禮錫

我與禮錫通信，遠在十幾年以前。那時他在江西心遠大學讀書，我在天津辦文學團體綠波社，出版綠波旬報。他寄了一篇論文陶淵明與太戈爾給旬報，從此我們就通起信來。祇是通信的次數很稀疎，因為沒有什麼話要講。後來我編文學週報，他又寄詩人李長吉和倒青山歌謠與風俗給我。最初我們之間的文字緣，祇是如此而已。

此後他對於我的生活很關心，常想介紹我做更好的事，我對於他很感激。他在神州國光社任主編時，我介紹徐霞村汪叢泉孫席珍諸

兄的稿子給他，他都採用了，他也買了我自己好幾部書稿。一九二九年到三一年的文壇消息，別家所不大肯出的，他都毅然的接受，結果也不十分壞，第一本已經有了重版。

他與陸晶清女士結婚後，曾請我和希同赴喜宴。一二八戰役他到我的避難處來看我——而我除了事務以外，對於他從來不曾有過友誼上的訪問，這是至今猶爲抱歉的。聽說他們夫婦倆現在又從英國轉赴別國去了，這使我很懷念。

成仿吾

這位文壇上的黑旋風，倘若你見了他，會使你驚訝的；他是那樣的沉默，文靜，說話訥訥如不能出口，誇大一點說，竟似帶着一點羞澀。這或者是由於我與他見面不多的緣故吧？

大約有十年了，我在長沙第一師範。學生們對我說，成仿吾來了，約我一同去看他。他那時住在北門外。一到了那裏，很使我驚奇，他竟住的是王宮一樣的房子，建造在湘江畔，高大的柱子像奧迪安影戲院門口的那樣。只是內部還沒有裝好，不曾漆過的

木板隔成的客堂，簡單而又古老的桌椅，與外面的豪華壯觀之象異樣的不稱。

他出來了。那面貌似乎不大光滑，有點像電影裏的C.P.O.先生。我的學生們向他請益，他對他們談了一點文學的公式，後來一想，彷彿是夏目漱石的文學論裏的，達夫也曾解釋過。他說得很慢，似是一面思索一面說着的。

過了三四年，我又在上海遇見他。他送了我一本他自己的創作集使命。

聽說他去年到過上海，在南京大戲院看吉阿德先生，可是不曾遇見他。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付排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文人剪影 實價叁角

作者 趙景深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開封長沙廈門
北平濟南武漢汕頭
廣州西貢重慶雲南
杭州成都

孤
鷺
秋
和
飛
八
逸
秋

